

南史

十二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王誕

兄子偃藻弟子瑩

偃子藻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或

子絢績孫克

絢弟績或兄子蘊

奐

錫僉

奐弟份通勸

份孫銓質固

王誕傳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栢玄欲悉誅諸栢誕救栢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

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
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
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
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
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復使立
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
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
毅旣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
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
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
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
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
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
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
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
恢排閤託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
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長子
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

英媛公主姓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元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輔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

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栢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

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
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
兄弟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
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
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
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
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
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
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
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
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
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
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
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
醜老叢來左右整俶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
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
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
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
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
師更相扇誘本其怛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

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魂楮賸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嘗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訐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竇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巳彌篤若恩照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懋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

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臠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

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天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

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
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
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
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荅曰昔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陛下膺錄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
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楊
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
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
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及將
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
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
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公主襲爵建城
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
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
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
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
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
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
王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
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
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
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
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
令沈贇之性麤踈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
贇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
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駁尊傍犬爲大傍無駁
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
而走贇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
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
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
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
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殊薄祐暱之如初及
祐遇誅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
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
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
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寮皆道迎其
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
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

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
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樂有昏德
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
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
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羣
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
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
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
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
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
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
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說亮無病色御史中丞
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
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
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
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
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
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
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傳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

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
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
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
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
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
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
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
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
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
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摠後任上即

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窋子為
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窋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
郎還東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窋子曰
大丈夫何常之有窋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
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窋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窋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嘗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吒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窋

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
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
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
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
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
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
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
爵以長弟終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穀道矜
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獫婢恭心侍之遂生琨
初名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
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謚所愛
宋武帝初為栢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
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
琨娶大女以小女摘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
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廐得罪
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
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

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荅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後兄華長孫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屈時龢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

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
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
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
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
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
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
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
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
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
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
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
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
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
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
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
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
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
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
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勛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
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

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竝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竝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傳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

南齊書

十五

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參軍累遷卅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

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
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
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耀卿既而曰吾
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竒乃以惠居之宋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
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
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
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
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
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諮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
名宋武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
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
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
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
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
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之不
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墨首常云蒨玉亦是
玉卮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
劉湛竝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

往來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
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
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
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
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
轉太子中庶子許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
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
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
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
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
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
才羣下宜加勩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
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
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
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
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
飯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
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傳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
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
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
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
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
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
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
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

南齊書

卷九

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
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
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表粲見之歎曰景文非
但風流可悅乃甫歆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
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
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
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帝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
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
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

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
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
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
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
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
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覲俱
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
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
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秦朝請毛法因
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

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楊
尹遭父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固辭僕射
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
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
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
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繫己景文與上幸臣王
道隆書深自由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
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
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
王休元殷鐵竝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

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
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
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
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閑地控帶一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
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
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
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
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
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
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為
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
幼主竝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
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
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荅曰人居貴
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
執戟權元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表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
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今便居昔之錄至置省

事及幹僮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
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
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
貴而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虚心受榮
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
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
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
悴於踐蹋高崖一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云之
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
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
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
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
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
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
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云不足以絀數死於溝
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
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
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
大期正應變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倚於理言

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生語人言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竝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

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荅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

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續長子雋不慧位止建安太守雋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大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辨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綬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辨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指太中大夫指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荅汝滅我門戶蘊曰荅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

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
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
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
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
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為湘州
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
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彥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
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
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

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
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
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史部昇明
初遷丹楊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
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
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
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
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
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為尚書令以問
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荅曰柳世隆有勳望

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莖篋在船中因相誑云

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

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
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
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散皆伏
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弟司徒從事中郎
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竝奔魏後
得黃瑤起鬻食之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
女竝長且又出繼特不離絕奐既誅故舊無敢
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經理
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
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奐
死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
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
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
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
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
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監丹楊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

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
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
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
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
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
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
中丹楊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
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
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

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
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
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
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
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
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
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
异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
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辨相尚則不容見
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

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績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績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之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澁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

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表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

扶竝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

南齊書

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

王勸

廣攜貳勳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勳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勳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勤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

南傳十二

世一

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楊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永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

魏尅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
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
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
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矜
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
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
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慾居喪
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
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
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
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
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
月遭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官成齊代而
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
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
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
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
書今義歸此矣莫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

昌特鍾門慶遠矣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